十七史商榷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史商榷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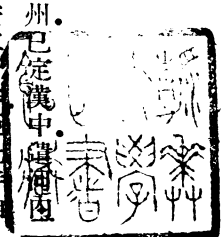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於定軍與勢作營。此山字誤。其下脫文。何氏已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卽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卽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弘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曖。故首以此爲言。其後董允旣卒。黃皓專政。而國亡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鬬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鴈下之用。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

既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衆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敖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士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邱甲。蘇秦以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亡。尙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續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弇州山人續稿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黄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圖印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幷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置於左藏庫。邵州守黄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精。流俗無知之輩。或粗異解云。本是封爲壽亭侯。陳壽特加一漢字。以著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此。

又尚書禹貢荆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尚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既云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於首聯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荆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攷核兩漢壽之名同地異也

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裴亦無注此疑亦武陵漢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遙改名之與蜀之漢壽無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稱士仁呂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傳字衍吳志漢末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琯古今逸史俗刻校者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典略一條內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餘盡屬虛浮誣妄松之雖亦尚知駁正然徒勞筆墨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竝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於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卽管、樂雖本亮自稱。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尙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亡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卽此傳所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故並無逃亡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尙譏亮殺謖爲非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閒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書者乃郤正非譙周也

郭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飮沈醉爲循手刃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五年作郭修本書張嶷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末敍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玩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

詭說以避咎也。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注引孫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其下文皆盛貶維之言。盛佞人子孫。言固難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亡景耀六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羲。昭烈贊以興與音爲韻。案秦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爲韻。大雅大明七章興林心爲韻。興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贊卽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眞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閒雜二韻於其閒。而身則仍與濱眞文爲韻。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爲漢王。居南鄭。至蜀先主以漢中王終之。吳孫堅始封烏程侯。至孫皓亦以烏程侯入卽位終之。

吳志有闕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嚴畯。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廖亭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廋亭。庾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和郡縣志。廋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齊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爲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

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廟。在漢尚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大約當吳夫差尚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尚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間北至江岸。則尚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即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皆嶄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即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說見尚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蔡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遣察戰齎毒藥賜奮死。未必蔡戰一人。至皓時。又受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五年。城西門北樓災。六年。石頭小城火。時嬖人張布

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刻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亡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於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衞雲麓漫鈔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胥、直、晃、昌、國史瑩等。僉以爲衆瑞畢至。宜行禪禮。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刋石云云。攷旃蒙協洽爲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册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故於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涒灘是內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蓋其所兼之虛銜也。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子喬即謂養子喬。陳壽既敍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即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元文。

周瑜子胤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胤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摧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敍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晚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答書。則數胤之罪。但有酗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胤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此。若但以酗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絕以死。且功臣之子而以酗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薨。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之處。皆在吳。即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蓋

自閻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尚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衆取吳會。卿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卽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幷江東也。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業。（張紘傳云。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荊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爲據荊。不但爲拒曹黃龍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薨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敍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付權之下。歷敍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而尙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還於京口而鎭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卽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爲京鎭。在建業之北。因爲京口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古書可信者。時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爲居秣陵地也。其下敍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敍次甚分明。

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袁紹欲迎獻帝不果。遂爲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守荆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袁。而孫策陰欲襲許迎帝。未發。爲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乎。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荆而幷圖蜀。著著爭先。眞俊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爲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荆州借劉。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爲孫不爲劉。權雖謂此計爲一短。但荆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爲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爲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爲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諶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幷謝承見妃嬪傳。華嶠見晉書列傳第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二本傳。之書皆未有。則三史自不得指爲史記、前、後漢。卽晉書傅玄傳云。玄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玄卒於晉武帝時。所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恆言乃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爲宜更益

以陳壽稱四史以配五經良可無愧其餘各史皆出其下

孫策襲袁術

蔣欽傳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云云案策本袁部曲雖後絕之安得有襲袁事誤不待言校者改爲李術亦恐非是攷孫策之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乃在東渡以後且志中亦並無襲李術事則改袁字爲李字者非矣竊疑襲字當爲依字或就字之譌觀隨從給事之言殆如朱治傳中言治扶翼策依就袁術耳

治賊黝賊

治賊當作治賊東治之賊也黝賊、黝亦作黟黟縣之賊也

黎斐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下文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版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陸機辨亡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版同而善所引於奉爲先登之下卽云黎斐力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敍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

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敍建衡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矜云云。俗刻脫卒字。又不可讀。古書傳鈔鏤刻。脫誤旣多。又每爲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

吳會

朱桓傳。桓爲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此謂吳與會稽也。孫韶傳注。孫河從策平定吳、會。亦謂二郡。今人竟以爲吳中之稱。會字如字讀。不讀若膾。援唐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爲證。皆非也。

張溫黨曁豔

張溫傳。溫聘蜀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旣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思有以中傷之。會曁豔事起。遂因此發舉幽之有司。下令云云。將軍駱統表理溫云云。案權之下令歷數溫罪。但言其交結曁豔在豫章聞曹丕來。不出兵。賣恩署置等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絕不言其稱美蜀政。其中惟責其將殷禮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亦是借題影射。駱統申理。亦只就權所責者辨之而已。共約千餘言。不及其美蜀政也。作史者探權隱情。表而出之。最妙。但其上文但言使蜀而還。所謂稱美蜀政者。絕不敍及。則突然而出。又嫌著語無根。意其語已失傳故耳。殷禮、吳之名賢。而終不大用。亦爲溫累耳。曁字在

賈韻者。集韻云。居乙切。姓也。吳有尚書暨豔。陶宗儀云。音結。但暨豔事並見溫及陸遜兩傳中。裴松之兩處皆無音。則宋、元人所音。不知何據。

陸遜用火攻

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伐。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遜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通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大敗走。愚謂遜仍用周瑜火攻之策。此地多山林險阻。待其傍巖依樹。結營既密。然後用之。連營愈多。燒毀愈易。遜久有成算。而其上書於權及所以告諸將者。略不宣洩。機事密故能成功也。但此法只可用之赤壁、巫峽耳。平原非所宜。至後世銃礮起。而火器又爲之一變。且幷用之以破城矣。

劉廣

南陽謝景善劉廣先刑後禮之論。遜呵之案。魏志。劉廣、南陽安衆人。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景之州里前輩也。

斯姓

賀齊傳。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御覽作期。但廣韻斯字注中正引此文。

杙塹

賀齊傳。黟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數十丈。齊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案二戈字新安志皆作弋。據水經注。上戈字當作杙。下戈則不誤。杙所以緣而上也。妄人見下有戈。妄改之。斬字新安志作塹。是當從之。塹下山字衍文。緣道之下。御覽有道成二字。

山越

諸葛恪傳。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仗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權遣辞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既梟。種黨歸義。故遣迎致犒賜。案。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或言鎮撫。或言討平。或言山越懷附畏服云云。攷吳所有者。揚、荆、交、廣四州。交、廣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既不來。我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轄各郡中丹楊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斂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故吳世恆以此爲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楊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

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楊之黟、歙爲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郡。故諸葛恪傳言丹楊與吳、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見囚執。見慈傳。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楊都尉治歙縣。蓋吳人徙此。）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破之。見本傳。又歙賊屯安勤山及烏聊山。黟賊屯林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亦各見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予曾兩至旌德縣。癸巳由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之四安鎮。登陸行。過安徽廣德州。渡河瀝溪。過寧國府寧國縣。行亂山中。過石鼻山以至旌德。皆自東而西。此路荒僻。行人甚少。疊嶂盤回。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厤間開路碑。蓋自古爲行旅所苦。直至明方開。乙未則從荊溪過東壩。渡固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過涇縣琴溪以往。此路差大。然亦險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宜三國時爲賊所據也。此在吳爲心腹之疾。故張溫傳。權謂溫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蜀。而陳壽於賀全等傳評云。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蓋山越之爲害如此。

後漢度尚傳。抗徐、宇伯徐。丹陽人。守宣城長。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此可見宣、歙間在後漢爲蠻夷。與外間隔絕不通。至三國而頑梗如故。此吳人所以重勞經營。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

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卷裴休傳貞元時浙東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然則山越歷六朝至唐爲害未息

三國疆域

三國但有紀傳無志餘姑勿論惟是地理建置不可無攷毗陵洪亮吉作三國疆域攷予未見姑就通典所列參以本志幷萬氏補表攷之如左

魏志夏侯玄傳云司馬宣王報玄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劉馥等傳評云自漢季以來刺史總部從宋本改俗作統非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案秦雖無刺史亦有監御史即刺史之意至漢刺史雖居無常治然亦未嘗無說見朱博傳詳前第十六卷其云後轉更爲官司正指漢末方鎮而言與劉馥等傳評合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荆州揚州益州涼州幷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幷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兗治武威今郡並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杜佑避唐代宗諱也兗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

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鄴。今丹楊郡江寧縣。

東漢司隸所轄。既有弘農、京兆、馮翊、扶風。故不別置雍州。魏人蓋仍其舊。而卻又別置雍州。其置當在建安中操統事後。觀魏張既傳。太祖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則可見矣。杜恕傳。太和中。恕以爲古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乃上疏曰。今魏有十州。荆、揚、青、徐、幽、幷、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荆、揚非魏地。但帶言之。而其有司又有雍則顯然。但雍州始置。既不載於續漢郡國志。而魏志本紀又遺之。且漢人但名司隸。魏人則又往往稱司。六朝司州之名起於此。觀杜恕上疏云。兗、豫、司、冀。又云。天下猶人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無患。今兗、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云云。是也。又攷荀彧傳。建安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以爲不可。遂止。其後建安十八年。遂詔幷十四州復爲九州。見太祖紀。梁習傳。幷土新附。習領幷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幷屬冀州。文帝踐阼。始復置幷州。彼時又嘗幷涼于雍。即上所引張既傳是也。餘所幷三州則無攷。建置沿革。事之大者。本紀宜詳書之。今各紀於省幷分置之郡甚多。而省幷分置之州僅一見。亦不詳。恐多漏。即如通典置秦州事。本紀無之。則可見。齊王芳嘉平五

年云自帝卽位至於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則其不載者多矣

通典雖言魏有十二州而荆揚正吳地魏不得有之特緣邊有鎭戍聊立此名耳杜恕於太和中言有十州蔣濟於景初中言有十二州二者不同大約一數荆揚一不數荆揚耳除此二州餘有十州又除自置秦州不數外大約魏得漢之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靑州幷州六全州此外三州徐州但得其西境涼州但得其東西及北境幽州但得其西南境不全得也蜀得益州一全州及涼州之南境又自置梁州吳得荆州揚州交州三全州及徐州之東境又自置廣州其杜佑所云郢州未詳說見下文若幽州之東北境則公孫氏據之直至景初二年始爲司馬懿所滅

蜀後主傳於降晉後注引王隱蜀記但有戶口數無郡國縣道數吳三嗣主傳於孫皓降晉後注引晉陽秋則曰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案領州四者漢舊有之荆揚交三州及吳自置之廣州是也據此則吳無郢州且文紀黃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云俟再攷晉陽秋郡四十三太平御覽引作三十三攷晉書武帝紀作四十三御覽誤也至三國所得漢郡與其所增置幷省之郡備詳晉書地理志而晉書於此等處每多游詞未知確否是以皆未可據

沈約宋書州郡志敍首言三國鼎跱吳得漢之揚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謂冀幽幷兗靑徐

豫、涼及司隸也。此特言其大略。不如予今所攷爲得。說詳後南史篇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晉書一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晉書作者最多。王隱則有晉史。建興中過江祖納薦爲史官。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太興初乃召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功賜爵平陽鄉侯。以誘晃黜歸家。後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奏之。王隱晉書凡四十餘卷。預亦在東晉初至蘇峻平後卒。孫盛則有晉陽秋。入賊平洛出爲長沙太守以贓爲溫嶠車徵之舍而不罪遷秘書監給事中卒晉陽秋成。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關君門戶事時盛年老。還家諸子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盛寫兩定本寄嘉。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晉書作者最多。王隱則有晉史。建興中過江祖納薦爲史官。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太興初乃召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功賜爵平陽鄉侯。以誘晃黜歸家。後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奏之。王隱晉書凡四十餘卷。預亦在東晉初至蘇峻平後卒。孫盛則有晉陽秋。入賊平洛出爲長沙太守以贓爲溫嶠車徵之舍而不罪遷秘書監給事中卒晉陽秋成。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關君門戶事時盛年老。還家諸子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盛寫兩定本寄嘉。

是安瀾疏終老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采異甄善上荅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輸欲令入天祿甚佳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梁沈約亦作晉書百一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夫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錄未全固必須改作即沈約在臧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臧書亡佚猶未足深惜若榮緒既勒成司馬氏一代事迹各體具備卷帙繁富諒有可觀即以垂世有何不可（觀榮緒卷數比徐廣以上八家或倍之或參倍之則知其爲東西晉之全史）乃唐貞觀中房玄齡奏令狐德棻重修晉書德棻爲先進其類例既多所諏定而河東人敬播又同定之其餘則預東者凡十有八人共譔此書見新唐書一百二卷及一百九十八卷於是遂號其書爲太宗御撰而榮緒之書竟廢吾爲榮緒憤之王隱、虞預、謝沈似只有西晉無東晉干寶、習鑿齒更不待言其孫盛雖記東晉事然就其本傳攷之則盛之卒似桓溫尚在溫死於孝武帝寧康元年則孫盛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其後所缺者尚多鄧粲只有元帝、明帝兩朝徐廣只有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三朝尤不得爲晉史全書然則欲求晉史全書自當以榮緒爲正惜其爲唐人所壓遂致失傳也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十八年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攷玄齡傳云奏取八人則一十二字衍新唐書蓋仍誤本舊唐書而未及正也舊唐李淳風傳貞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麻、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

何超晉書音義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晉書之楊正衡注吾無取焉宋史藝文志則云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晉書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義三卷天寶六載其內兄楊齊宣字正衡爲之序胡及宋史誤以爲楊撰耳古以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故楊述令升爲我仲舅之子而稱爲內弟此書胡雖不取然是唐初人撰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引文字集略又引周遷輿服姓事又引柳顧言說又引珠叢又引風土記此等書今皆亡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賁甫吞景予所藏元大德刻風俗通比俗刻多兩倍亦無此一條何在唐初尚見足本然則此書非全無足取者汲古閣版無何氏音義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晉書二

南郡太守楊俊

晉書宣帝紀帝河內溫人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案楊俊河內獲嘉人爲南陽太守三國魏志有傳此云南郡誤也

大謀奇策

漢建安六年郡舉宣帝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及魏武爲丞相又辟文學掾敕曰若盤桓便收之懼而就職魏國既建每與大謀輒有奇策愚謂辭不就徵者世亂慮禍耳知漢方微不欲屈節飾詞也大謀奇策纂漢陰謀也一人之身少壯則爲魏晝纂漢策及老則又自爲子孫定纂魏策興亡若置棊亦可嘆矣

諫不徙都

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宣帝諫不當遷云云案魏志蔣濟傳關羽圍樊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濟與宣王說太祖其詞正與此同此不及濟者欲專

美於司馬懿也。

武昌

黃初五年。天子南巡。帝留鎮武昌。武當作許。

水軍破吳

宣帝對魏文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若以陸軍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虛擊之。破之必矣。案厥後平吳。卒賴水師並進。懿之遠識。何減荀彧、賈詡一流。

曲筆未刪

太和四年。宣帝西屯長安。討諸葛亮。亮將攻上邽。麥帝卷甲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遇。兵才接。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案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蜀志後主紀。建興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如是而已。安得有遁逃破敗之事。彼時亮正大舉北伐。雖馬謖小挫於街亭。而斬王雙。走郭淮。遂平武都、陰平二郡。安得被魏俘斬萬計邪。懿從不敢與亮交鋒。屢次相持。總以案兵不動爲長策。遺之巾幗。猶不知恥。假託辛毗杖節止戰。制中論之甚明。此紀特晉人夸詞。在當日爲國史。固應爾爾。今晉書成於唐人。而猶仍

其曲筆不加刪改何也屯鹵城鹵字乃西字之譌

公孫文懿

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案公孫淵稱字避唐諱

曹馬搆釁

正始五年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宣帝止之不可云云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七年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不從帝與辨難往復云云愚謂曹馬搆釁不在爭伐蜀及還沔南民也懿久有篡心曹爽無能適爲之先驅耳又八年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云云愚謂曹馬隙成已久豈至是始見乎史家隨筆紀載未得其實也又九年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云云愚謂此馬阿曹非曹圖馬即或有謀亦但欲危懿耳非欲危社稷也此在臧榮緒晉書成於易代之後已不當留此曲筆況唐人乎

殺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云云案待其出國門而後發乃得機會不煩血刃矣上文先大書天變見篡弒之本已見於此垂象甚明也

司馬懿謚文宣

嘉平三年秋八月崩於京師年七十三九月葬於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案文帝紀作宣文侯禮志同

安風

景帝師紀正元二年毋丘儉、文欽作亂帝征之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案安風卽下文所謂安風津也

諸葛誕作亂

文帝昭紀甘露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帝表請魏高貴鄉公親征曰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剋矣愚案誕乃宿將非王淩、毋丘儉、文欽之比故昭不肯從衆議輕遽用師必挾天子興重兵厚集其勢以遏其鋒然是時吳國內亂孫綝輔政多行無禮將士不附誕無外援故卒至滅亡耳若吳無內釁則淮南三叛成敗未可知也

鄧艾異議

景元四年司馬昭倡議伐蜀謀於衆云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彼劍閣不下守險云云下當作暇又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昭患之鄧艾不終之隙已兆於此

全載九錫勸進

景元四年天子以伐蜀獻捷交至乃申前命云云此既全載命司馬昭爲晉公九錫文矣其下文又載昭辭讓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牋全文陳壽魏志雖載曹公九錫册書尙不及辭讓勸進則猶有裁量此何其不憚煩乎猥冗甚矣

防鍾鄧

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於長安案此時鍾會、鄧艾已破蜀會欲反而先譖艾反卽會之反謀鄧悌先言之昭亦已先覺之次於長安者防鍾、鄧也

世祖

晉武帝受禪號師世宗昭太祖紀末贊云世宗繼文云云又世祖無外云云世祖當作太祖

昭搆炎攸嫌隙

武帝紀帝諱炎文帝長子也魏累遷中撫軍晉國建爲世子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中撫軍有超世之才由是遂定愚謂昭本以愛攸之故欲廢長立少耳豈爲攸嗣師後奉其兄烝嘗計邪攸傳云每見攸必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乃云此景王之天下將欲誰欺不思炎、

攸皆其子乎。卒令兄弟遂成嫌隙。昭實搆之。

二十七王

泰始元年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云云。案此同時受封者凡有二十七王。可謂盛矣。曹氏抑損宗室。夷於平民。山陵未乾。祚移他姓。故司馬氏廣封諸王以力矯其弊。但此諸王非有功勳。皆由恩澤。初無德器。漫據富貴。何足以鞏維城之固哉。未幾而有八王之禍。貽謀之不臧也。

雞鳴歌

泰始二年正月庚寅。罷雞鳴歌。案歌、元版作鼓。

罷山陽禁制

泰始二年。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案罷軍除禁者。蓋爲時已隔二代。且欲移其禁山陽者以禁陳留也。抑觀此則知山陽、陳留雖幸終天年。不至若零陵王以下之例皆殺死。然其制防監禁。實與幽囚無異。

王祥薨年

泰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案祥本傳。薨於泰始五年。此紀乃在四年四月。互異。

陽平

泰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案陽平、地理志作陰平。宜從之。

大雩

泰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太官減膳云云。案雩、元版作雪。以五行志校之雩是也。

丁丑

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天文志作丁丑朔。此脫一字。

大舉伐吳

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恭謂因巴蜀之卒順流而下。則西塞不守。勢如破竹。此平吳所以必在平蜀後也。平西將軍胡奮下文太康元年二月甲戌卽云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俟攷。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建業之石頭。孫皓降於軍門云云。觀此則平吳之功。以濬爲首。但吳甫平。其明年太康二年三月。卽遷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則武帝之志荒矣。山巨源所以欲釋吳爲外懼也。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於家。選入者如此之多。出者如此之少。篇末論斷謂其恭儉寡慾。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崇聖殿

太康十年四月癸未崇聖殿災。注云。聖一本作賢。案五行志正作賢。

惠帝改元

改元必於明年。若崩年改元。則必有大變故。不可以常理論者。晉惠帝以太子嗣統。人道之常。乃卽於其年改元。永熙明年又改永平。及三月辛卯。殺楊駿。壬辰。賈后廢皇太后爲庶人。又殺太后之母。其明年之二月己酉。賈后遂弒皇太后。三綱絕矣。故永平元年之三月又改元元康。史家紀事茫昧。而不知適從。故於正月書永平。而三月又書改元。竊謂年號以後改爲定。則正月卽宜定書元康。卽慮沒永平之號。亦宜於三月壬辰大赦改元下明著元康二字。乃又不著。殊不明析。

宋書五行志云。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

己卯日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案。己卯乃月之十七日。無日食之理。疑誤也。天文志亦同。

彤倫矯詔

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愚謂此紀屢書賈后矯詔矣。肜、倫亦書矯詔者。旣以志惠帝之暗。且見出爾反爾。

耿勝

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案洛當作略。耿勝、載記作耿滕。

張徵

太安元年。李特害廣漢太守張徵。案載記作張徵。

段勿鹿

太安二年。封鮮卑段勿鹿爲遼西公。案段匹磾本傳及王浚傳皆作務勿鹿。本紀誤。

成夔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案成夔、元版作盛夔。

韓雅

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雅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案隴西太守韓雅。張軌傳作東羌校尉韓稚。

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案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乃九郡。非八郡也。其長沙等六郡。舊俱屬荊州。惠帝元康元年。分桂陽屬江州。今紀云。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不及廣州。偶遺之耳。

裴頠

永嘉四年十一月。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東海王越使裴頠討馥。爲馥所敗。案此又一裴頠。與裴秀之子同姓名者。

劉蜀蘇馬

愍帝紀。建興元年五月。詔琅邪王睿曰。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蘇、元版作司。

晉紀總論

懷愍紀末引干寶晉紀總論。此文載文選。內夷曹爽。外襲王淩。淩彼作陵。非。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彼作虛薄。名檢。李善注引劉謙晉紀應嗤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則似得兩通。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之下。文選有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杌、善云未詳。而五臣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爲。作晉書者。因其艱晦。刪此二句。共嗤黜以爲灰塵。黜、彼作點。司馬遷荅任少卿書云。適足見笑而自點。善云。點、辱也。則似得兩通。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謂劉實子眞爲少府。著崇讓論。劉頌子雅爲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傅咸長虞爲司隸校尉。先後彈奏百寮也。三句層疊而下。極論時弊甚暢。晉書刪長虞一句。殊無謂。又論至惠帝。有賈后肆虐於六宮云云。此扼要之語。晉書刪之。亦非。惟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云云一段冗長。晉書刪

去是恐謂此文摹過秦論處雖有規仿之痕借周形晉文勢亦似迂緩然其以老莊虛空爲致亂之由歸罪阮籍賈充輩又以婦女淫妬爲風俗所由壞實能深探禍本寶晉臣自不便顯斥晉德然言外已見懿昭炎作法於涼矣晉書當直用此篇作論其前不必贅加一冒子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晉書二

幽州刺史段匹磾

元帝紀。建武元年。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上書勸進。幽州、文選作冀州。非也。匹磾本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又言自務勿塵以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則此自是幽州。非冀州。

元無遠圖明年短促

太興元年三月景辰。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壬申。詔曰云云。愚謂既即尊位。即當下哀痛之詔。命將出師。掃平凶孽。乃不聞出此。而屢次下詔。皆諄諄察吏勸農。若承平時之爲者。知元帝無遠圖矣。子明帝有氣魄。差強人意。乃在位止三年。年止二十七。短促如此。諸臣中亦惟溫嶠有英略。而嶠又不永年。有以知晉祚之不長。此史書干支。以景爲丙。避唐諱。

琅邪太守孫默

永昌元年八月。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案。太守、石勒載記作內史。

牛繼馬

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案此等曖昧之言。書之史册。殆存疑耳。且既云小吏牛氏。則非將牛金矣。而魏書列傳云。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敵國傳聞互異如此。

三月改元

明帝紀。元帝以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明帝卽以庚寅卽位。至明年太寧元年。已踰年矣。乃不於正月改元。而遲至三月戊寅朔方改元。偏安草創。王敦方謀逆。危疑之中。不可以常理論。

引左傳誤脫

太寧三年八月。帝不豫。遺詔曰。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朕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愚謂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此僖二十八年左傳甯武子盟衞人之詞。此似全用之。傳寫誤脫上二句。

攻壽陽

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一月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剋案壽陽當從載記作壽春

三吳

三吳屢見晉書唐亦有之然史文回互頗難詳究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於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卽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創業亦肇跡於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杜佑通典第一百八十二卷州郡門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愚謂六朝時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兩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此爲定論雖史傳皆渾言三吳無方向然以意揣之周時吳國之境北以長江爲限其西不過至今江寧而止自此而西則爲楚地矣南與越以浙江爲界故唐人詩亦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然吳越交兵處如檇李爲今嘉興縣地禦兒爲今石門縣地吳師未聞直臨浙江唐以前未有秀州一郡則言三吳者其南以吳興言之可矣晉書第七卷成帝紀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起義兵於三吳范氏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引此而疑之云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似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八十四

卷劉牢之傳。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又七十八卷陶回傳。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似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但第七十六卷虞潭傳。潭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又第九卷孝武帝紀。寧康二年。皇太后詔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案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凡有六郡。而言五郡者。蓋彼時潭已自爲吳興太守。則三吳之中。固居其一矣。今加督五郡而言三吳。則疑晉人已主吳興與丹陽、吳郡爲三吳。除去吳興。連晉陵、宣城、義興數之。則五郡也。寧康詔文會稽與義興、晉陵皆在三吳之外。尤爲顯然。義興、晉陵皆吳地。疑晉人既以丹陽與吳郡、吳興爲三吳。恐漏去義興、晉陵。嫌不該悉。故又重累及之。成紀及劉牢之陶回傳隨便言之。不必泥。第一百卷孫恩傳。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乃扇動百姓。三吳士庶多從之。隋書煬帝紀。伐陳爲行軍元帥。陳平。執陳施文慶等以其邪佞害民。斬之闕下。以謝三吳。亦是據丹陽、吳郡、吳興數之。惟舊唐哀紀天祐三年制有錢鏐制撫三吳之語。則當連會稽。亦不必泥。

晉唐人言吳會。皆謂吳與會稽。非謂吳中一都會。如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晤之會。下吳、會謂吳與會稽。故可分叶也。會稽本越地。非吳。秦強名之。後漢既分二郡。自不得復以

會稽爲吳.

杜子美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又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入題壁詩云.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後出塞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又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此似泛指江東諸郡.不必專謂蘇州爲東吳.然穆天子傳卷二.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於東吳.唐人亂後經吳閶門至望亭詩.東吳黎庶逐黃巾.蘇州爲東吳明矣.近日崑山顧氏精於考據.每自署東吳.蓋府治吳縣、長洲、元和爲東吳.則崑山、太倉爲東吳不待言.宋龔明之作中吳紀聞.此特取史記項羽紀.籍避仇吳中.倒其文耳.非別有一稱.

明韓昌箕仲弓簠王謝世家.自爲序.韓敬求仲刻李德裕文集.爲之序.兩人皆湖州人.而皆自署西吳.吳江吳祖修愼思柳塘詩集第六卷贈韓希一、趙昭野詩.西吳山水鬱蒼蒼.二妙詞場久掉鞅.(鞅上聲.諫韻.平聲.韓韻.)趙皆湖州人.則吳亦以湖州爲西吳.朱竹垞曝書亭集喜周篔至詩.耆舊西吳大雅材.明詩綜八十二卷.篔、嘉興人.則又以嘉興爲西吳矣.皆未詳.

遂寇襄陽

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於勒.郭敬遂寇襄陽.屯於樊城.案下寇字當作毀.

府吏

康帝紀。咸康八年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吏、元版作史。

王龕

穆帝紀。永和五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案王龕、褚裒傳作徐龕。

葬安皇帝

海西公紀。興寧三年三月壬申。葬安皇帝云云。安當作哀。元版亦誤。

慕容垂距戰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距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擊敗溫後軍於襄邑。案垂帥衆距溫。垂當作厲。載記無垂距戰之事。厲單馬奔還。傳顏又敗。然後垂請出擊。有枋頭之役耳。

九月誤九年

孝武帝紀。咸安二年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九月誤作九年。元版亦誤。

翟遼

太元八年十二月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愚考載記此翟遼當是翟斌斌爲慕容垂所殺兄子眞立眞司馬鮮于乞殺眞自立營人殺乞立眞從弟成眞子遼奔黎陽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遼乃立

謝功賞遲

太元十年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愚謂大破苻堅於肥水乃太元八年事更三年之久直至十年十月始加封賞何其遲也江左偏安賴此一戰功莫大焉而賞若是其遲者王氏專政忌能故也

拓跋魏書法

太元十一年四月代王拓跋圭始改稱魏又安帝紀隆安二年十二月己丑魏王圭卽尊位年號天興此其書法與各國之書僭卽皇帝位或書嗣僞位或書僭稱皇帝或書僭卽天王位或書自立爲王或書僭帝號僭帝位者大有不同晉臣之詞決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竊謂魏與各國固不可以並論此書書法亦自穩妥至於李延壽則且以北爲正矣蓋唐人承隋故其詞如此

姚萇書法

太元十四年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愚謂姚萇曾北面於苻氏而毛氏又死節書法不應如

此。

脫廟號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帝崩於清暑殿。時年三十五。葬隆平陵。案此下疑脫廟號烈宗四字。劉知幾已言之。

桓謙魏隱司馬逸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案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隣。司馬逸作謝逸。

段興

隆安五年秋七月。段興殺慕容盛。案載記盛者段璣、秦興、段泰。此作段興。疑誤。

桓玄改元大亨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既改隆安爲元興元年矣。而通鑑第一百十二卷。於是年正月既書改元元興。於三月則書桓玄兵至南桁。元顯兵敗被執。復隆安年號。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此下又書大赦改元大亨。又於一百十三卷元興二年十月書玄簒位。改元永始。僭永始號。固宜書。而復隆安。改大亨。皆在玄未簒前。猶假詔行事。通鑑若必紛紛用此紀元。直至帝復辟

後。方重紀元興。雖爲不沒其實而殊覺糾纏可厭。故竟一概不用。仍以元興紀年。此其不得不然者。胡注必謂其撥亂世反之正。在通鑑似轉不必用此夸語。若晉書安帝本紀。亦一概用元興紀年。是矣。而元年三月絕不見復隆安號及改元大亨事。二年十二月書玄篡位。亦不見僭改元永始事。大亨號見五行志。永始號見玄本傳。而如此大事。紀中豈可不載。其復隆安號。幷不見於晉書。又不知通鑑何據。

劉裕殺劉毅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矯詔數劉毅之罪。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愚謂裕所同事者。無忌與毅皆雄傑。無忌敗死。所憚惟毅。除之則可得志於天下矣。

長安得而旋失

義熙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歸諸京師。愚謂裕不留鎮長安而歸者。自顧年老。急於篡位也。已而諸帥相殺。長安得而旋失。不能一天下以此。

連害二帝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於東堂。時年七十三。葬休平陵。初讖云。昌明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又恭帝紀。元熙二年。帝禪位。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兵人弒帝於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沖平陵。案。安帝年三十七。誤作七十三。句下

脫諡安皇帝四字。曹馬篡位。山陽、陳留尙得保全。裕實首惡。連害二帝。自後踵爲故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六

晉書四

石申馬遷殷商

晉書天文志係唐李淳風筆。敘首云。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愚案。依後漢志。石申夫爲句。俗讀夫下屬誤。又云。班固敘漢史。馬遷績述天文。愚案遷字乃不學者妄增。元版亦衍此字。下文又引馬績之說。績當作續。又云。周髀者。卽蓋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愚案。周髀稱周公受於商高。此殷商當作商高。

蟻行磨上

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案此喻最爲精確。說見予尚書後案第一卷堯典篇。趙宋張橫渠輩忽翻新說。謂天與日月皆左旋。非也。說又詳見予蛾術編。

天地俱圓

成帝延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

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愚案。大戴禮天圓地亦圓說與虞氏同。最精。

黃赤道相距

吳中常侍盧江王蕃制渾儀論曰。天地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裹黃。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愚謂今定黃赤道相距二十三度半有奇。比古減半度弱。

極星運動

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案極星運動甚微。故不見其移。

十六年天東南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玄篡位。案。十六年元版作二年。二者皆非也。考桓玄篡位在元興二年。元版脫元興二字。

日食紀志互異

武帝泰始十年正月乙未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武帝紀失載。太康六年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武帝紀有。天文志失載。成帝咸和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成帝紀失載。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成帝紀作己未。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本紀有。天文志失載。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本紀作十二月。皆紀志互異。

庚申

天文志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案惠帝所改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年。但武、惠二帝紀俱作己酉帝崩。與志不同。

后崩不應日變

成帝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月杜皇后崩。愚謂后崩不應日變。此紀非也。

遷陵君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以永安何皇后爲遷陵君。案后本傳作零陵縣君。又考武陵郡有遷陵縣。未知孰是。

大將軍宣帝

黃初七年吳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愚案司馬懿也大將軍三字宜刪

南涉海虞

成帝咸和七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涉海虞案此卽今常熟縣地涉帝紀作沙當從之元版亦誤

災在次相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案災上脫占曰二字

新都王詠

太康四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伷新都王詠薨案新都王詠帝紀及本傳皆作該此誤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書地理志敘首一段說秦三十六郡名有誤已見前漢書故郡國一條中矣其說漢郡名與漢志異者如云漢興革秦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其下小字歷數各郡國名中有燕國考漢地理志無燕國然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高帝時固有燕國矣其下文又言文帝所增有九郡內膠西地理志亦無而諸侯王表文帝時亦有膠西國矣此二國後廢故志不載其下文又言武帝所置十七郡內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皆不見地理志皆後來郡罷故志不載非晉志有誤也但據漢志文景所增置之郡各六而晉志則云文增厥九景加其四則比漢志多增一郡似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膠西故云然漢志武

帝增郡二十八。而晉志則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是比漢志多增三郡。若謂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則應少其四。何以但少其三。此不可解。又漢志據孝平帝元始二年云。凡郡國一百三。晉志則云。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漢志一百三。據元始現有之郡國數之。晉志一百十一。合已罷之郡國幷數之也。已罷者自不宜幷數。此事晉志謬至於晉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三。是有二十六。又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三。昭帝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一。則又除其一。又於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抵牾不合。姑未暇細論。俟考。

章帝置吳郡

晉書第十四卷地理志敍首云。後漢章帝置吳郡。案後漢書。分會稽爲吳郡。在順帝永建四年。此言章帝。非也。乃其下文第十五卷敍述揚州沿革。則又云。後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一篇之中。自相矛盾。

晉地理辨證

司州滎陽郡屬縣封上脫開字。注云。宋蓬池。或曰蓬溏。溏當作澤。

河東郡屬縣汾陽。注公相國。元版作公國相。

廣平郡屬縣涉。案後漢書魏郡無涉。

兗州濟陽郡屬縣宛句。元版作冤句。

高平國屬縣陸湖。據後漢書當作湖陸。

泰山郡屬縣奉高。注西南有明堂。案臺當作堂。

豫州汝南郡屬縣西平。注龍泉水有用淬可刀劍。案當作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沛國屬縣汶。案後漢書沛國有洨縣無汶。汶字當作洨。

魯郡屬縣番。注故小邾之國。邾字闕。

冀州縣八千二。千當作十。

中山國屬縣魏昌。案即漢昌。魏改名。

幽州燕國屬縣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案後主封安樂公。後書亦作安樂。此作國。誤。

廣寧郡注故屬上谷。屬字闕。

代郡屬縣富城。案疑即當城。

平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案武帝本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

置平州。與此年月互異。

遼東國屬縣汶。當作文。

樂浪郡屬縣遂城。當作遂成。

雍州安定郡屬縣烏氏。案後漢書作烏枝。

涼州武威郡屬縣揖次。案兩漢書皆作揖次。胥古文胥。故譌爲揖。又倉松當作蒼松。

敦煌郡屬縣宜安。疑卽冥安。冥水所出。

梁州巴東郡屬縣魚腹。後漢書作魚復。

益州江陽郡屬縣有符。前漢犍爲郡之符縣也。後漢書則作荷節。未詳。

牂牁郡屬縣有指談。有毋劍。案兩漢書皆作談指、毋斂。

寧州誤不提行。

雲南郡屬縣弄棟。弄誤作梬。

興古郡屬縣有滕休。兩漢書作勝休。又鐸封。後漢書作鐔封。

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案成帝紀。罷安州在咸康七年。與志不同。

青州濟南郡屬縣卽墨。注有天山祠。案天山卽天寶山。

徐州下邳國屬縣下邳。注萬嶧山在西首百嶧陽也。萬當作葛。百當作古。首字衍。

東海郡屬縣有況。案況當作祝。見左傳。又有原丘。案兩漢書俱作厚丘。

荆州襄陽郡屬縣中廬。案後漢書作中盧。

義陽郡屬縣有厥下誤空一格。乃云西平氏。當厥西連文。西下空一格。

天門郡屬縣有竟。案後漢武陵郡有充無竟。竟當作充。

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荆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州建置幷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則有成帝咸和四年以湘州幷荆州一節。既已幷省。何得穆帝時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熙八年。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

揚州會稽郡屬縣郯。案後漢書作剡。此誤。

交州。漢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幷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

求立爲州云云。案元始當作始元。元初當作初元。順帝永和終於六年。無九年。此亦有誤。

交阯郡嬴隻。案嬴漢書作羸。音連。乃妄造嬴字。謬甚。又曲易。後漢書作曲昜。

九眞郡屬縣移風。案兩漢九眞有居風。無移風。此誤作移。

廣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立。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案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復立廣州。此又言六年。自相違。

鬱林郡。注秦置桂郡。桂下脫林字。屬縣柯林。兩漢俱作阿林。

律厤

黃鍾爲萬事根本。蓋算數之所從出。故班書作律厤志。至後漢書、晉書、北魏書、隋書皆沿襲不改。則迂拘甚矣。史記自有律書、厤書。何嘗合而爲一乎。自新、舊唐以來。律呂自歸樂志。厤自爲志。是也。

嚴嵩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續漢志作嚴崇。古嵩只作崇。

交食可驗疏密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厤。其略曰。治厤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成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

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皇羲以降。暨於漢、魏。各自制厤。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案厤法疏密。以交食爲驗。自漢至宋。皆不能定。交食之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及時刻早晚。食分多寡。則其厤之疏闊可知。

以難推易

姜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爲厤術者宗。案近代西人譏岌以爲日度易求。月行難測。以難推易。倒而用之。爲兩失。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七

晉書五

魏祖虞舜

禮志。魏景初元年十月。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案。魏人用鄭氏康成說。以周家分圜丘南郊而爲二。帝嚳配圜丘后稷配南郊。故倣而行之。但漢雖祖堯而郊祀未嘗及。魏乃以舜爲始祖。王肅、高堂隆輩附會如此。豈不貽千古笑端乎。晉人并郊丘爲一。

救日

禮志於救日一節載摯虞決疑云云。案。古厤甚疏。不能定日食。故救日之禮甚重。後世推算漸密。剋定時刻不爽。而救日之儀殺矣。

司馬昭薨年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案。據帝紀。司馬昭以咸熙二年八月崩。然則此志是年當作明年。

追尊景皇后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案據帝紀司馬師之妻景皇后以泰始二年尊爲弘訓太后至咸寧四年始崩不當在泰始元年追尊之列

武悼后配饗

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饗世祖愚攷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據帝紀在咸康八年后妃本傳則云七年蓋定議於七年迨八年三月始配饗耳此志云咸康五年誤也

孝武帝后崩年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案帝紀及后妃傳並作太元五年與此志不同

大閱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臨宣武觀大閱衆軍此見禮志而帝紀無之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十年十一月咸寧三年十一月並臨宣武觀大閱而此志亦不載

樂章闕文

晉書樂志所載郊廟樂章亦見宋書以相參校小小互異處姑不論其宗廟所用於康帝之下宋書有歌

孝宗穆帝一篇。亦曹毗造。其詞云。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燿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而晉書脫去。又傅玄所製。改漢鼓吹曲爲二十二篇。內景龍飛一篇。武功巍之下。宋書有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二十字。晉書脫去。今補入。而其下文云。祥享世永長。尙不成文理。祥字上應尙有闕文。又元雲篇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之下。脫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三句。然後下接先天天不違云云。

三師三公

晉人以避景帝諱。改太師爲太宰。與太傅、太保爲三公。但古以三師兼太尉、司徒、司空。漢、晉則三師之外。別有三司。固與古異矣。而漢以大司馬卽太尉。晉則太尉之外。別自有大司馬。漢以大司馬大將軍爲一。晉則大司馬之外。別自有大將軍。名號益亂。枝分錯出。世愈降而愈多制。觀晉書職官志可見。（三代以上將軍卽六卿也。漢魏以下。別有大將軍。又增雜號將軍。）

司馬遷非宦者

晉職官志云。尙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愚案。晉志此條非也。司馬遷非宦者。漢書但言其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豈得以用遷

爲官者主中書之所由始。至宣、元時。弘恭、石顯用事。然後權歸宦者耳。

九品中正

魏陳羣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晉武帝紀則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故三國志、晉書及南史諸列傳中多有爲州郡大中正者。蓋以他官或老於鄉者充之。掌鄉黨評論人才臧否。清議係焉。說見前魏夏侯玄傳中。乃晉職官志中絕不一見。何也。

晉輿服辨證

玉金象革木等路章。金華施樑朱樑二十八云云。施樑之下脫末字。又棨戟韜以黼繡上爲弢字。弢當作弨。

玉金象三路章。象鹿而鏤錫。金鍚而方鈐注旆以鐵爲之。鹿後漢書作鑣。旆當作鈐。

記里鼓車章。羊車一名輦車云云。案羊車以下應提行。

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云云。案中朝大駕鹵簿六字。元版自爲一行。不連下。當從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章黃金塗五綵。又重句。綵並當作采。

中二千石二千石章。銅五采駕二。采當作末。又九丈十二丈從後漢書當作文。

皇太后皇后法駕章黃金塗五采。又重句。采並當作末。後漢書徐廣注曰。五末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

自過江之後章黃金塗五采。采當作末。

衞氏冠章衞。元版作衛。後漢書同。是。

爵弁章長二寸。長下脫尺字。

漢儀章俗說幘本末有岐。宋書末作末。是。

皇太子金璽章其由衣白。由當作中。

諸王金璽章自皇后謁廟以下當提行。不連下。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後漢書作紺上皁下。是

淑妃淑媛淑儀章純縹爲上輿下。輿當作與。

牛一頭得二十斛

食貨志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穀草之費。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益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

人無牛犢。今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案三百斛當作二十斛。牛一頭得穀二十斛。三萬五千頭得穀七百萬斛。

劉陶議大錢

漢和帝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孝廉劉陶上議云云。此等已見後漢書。似不必載。因後書無食貨志。故此又幷及之。

閏月

五行志。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應也。閏月、帝紀作十月。殺下宋書重殺字。此脫。

元興三年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云云。其下文又云。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元興二年之明年。卽是三年也。己丑先庚寅一日耳。當是一事而重出。

庶用五事

經曰。庶用五事云云。案。本是敬用五事。篆敬字似羞。漢書誤爲羞。顏師古因妄爲之說曰。羞進也。此又因

羞而誤爲庶

諸葛患之

吳之風俗相賑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諸葛患之著正交論愚謂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脫一字當是恪字觀吳志恪本傳與陸遜書其意正是如此

高年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高年元版作高平宋書同

五間六梁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立宅宇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六梁宋書作六架

義熙小兒語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鬬嘆鬬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鬬鬬嘆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此晉五行志文其下提行另起云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宋書五行志則以昔溫嶠至討滅王敦一段在

翁年老之上。晉書蓋因討滅王敦在明帝時。不當應義熙之謠。故於上段中刪去。移下別爲一條。然如此分爲二條。則後一條竟無所附麗矣。當以宋書爲是。宋書舉前篇以證後謠也。川健健。川當作盧。

謝安薨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月餘。以疾還而薨。案。安卒於八月。不當云月餘。

永昌二年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愚攷本紀。元帝永昌元年。先書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云云。其下書閏月己丑帝崩。則是崩於閏十一月。明帝以明年三月改元。則自閏月至明年二月當仍稱永昌。但無七月耳。雷震太極殿柱。乃明帝太寧元年七月景子事也。不知何以書永昌二年。景子書庚子。亦與紀異。

王師南討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王師、宋書作三帥。帝紀。秋七月。輔國將軍王仲德、鹿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追盧循。卽三帥也。

正月地震

太康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帝紀作二月壬辰。

荊襄地震

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荊、襄二州地震。宋書、帝紀襄俱作湘。

桓溫專政

哀帝興寧二年三月。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政。宋書作專征。

大石山崩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帝紀作太山石。宋書作太行山。

鮑氏都目鄭氏章句

刑法志。漢獻帝建安元年。應邵刪定律令奏之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其下文敘至魏文帝受禪。承用秦、漢舊律。因歷敘魏文侯師李悝撰法經以下數家。凡九百六卷云云。內有漢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案。決事都目八卷。司徒鮑昱撰。見東觀漢紀。其下文又言律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

用餘家案。後書鄭本傳不言其注律。而前書諸侯王表張晏注引律鄭氏說。卽康成章句也。當魏受禪初。律獨主鄭。乃其下文又言司馬昭爲晉王。以律有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則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又令賈充等增改。大約鄭學至晉而違之者多。南渡後則衰於南盛於北。

此志又云。漢獻帝時。天下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司農鄭玄之徒。以爲宜復行肉刑。案。尙書象以典刑。據周禮秋官司刑疏引鄭注。以爲卽正刑五。謂墨、劓等。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馬融注。則以象刑爲畫象。卽漢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者。觀晉刑法志鄭欲用肉刑。則知鄭注經必與馬融異。不用畫象之說。

令景

令景卽令丙。避諱。

傳覆逮受登聞道辭

囚律有告劾傳覆。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案。傳考也。覆案也。逮受攷下文當作逮驗。登聞道辭卽下文所謂上言變事也。

呵人受錢

令乙有呵人受錢。案。說文自序言俗書之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此言苛字。誤作从止从句。

然則晉書呵人亦當作苛人.

自擇伏日

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案.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見風俗通.

衞宮

賈充等增改舊律.因事類爲衞宮違制.案.事類卽蕭何所益事律.後漢胡廣傳.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演等坐不衞宮.減死一等.奪爵土爲庶人.東晉王導亦曾坐此.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八

晉書六

羊皇后母蔡氏

后妃列傳。景獻羊皇后、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案。邕女文姬。初適衛中道。後歸董祀。此司馬師之妻之母。則羊衜之妻。別是一人。非文姬。惜其名不傳。衜乃羊祜之父。祜傳云。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衜字今俗人以爲即道字。攷說文卷二下彳部。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行部無衜字。此字不知何從而來。

武帝誤於楊后

武帝后楊氏明知其子惠帝不可立。而力勸帝立之。又力勸帝爲其子納賈充女。此與隋文帝爲獨孤后所誤勸立煬帝正同。炎與堅皆以用婦言敗。楊后又力勸納其叔父駿之女爲后。既覆司馬。又傾楊氏。

太安元年立羊后

惠帝羊皇后、泰山南城人。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愚案。據帝紀。羊后以永康元年十一月立。五行志亦作永康元年。攷永康之後改永寧。孫秀

之誅。在永寧元年。其明年方改元太安。豈得如此傳所云。當以本紀及五行志爲正。

懷帝梁皇后

懷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卽位。立妃梁氏爲皇后。而后妃傳但有懷帝之母王皇太后。梁后竟不一見。至愍帝則紀傳皆無立后。

王夷甫

成恭杜皇后傳。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太尉王夷甫外孫。案。王衍不當稱字。

章太妃稱夫人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案禮志。桓溫議宜稱太夫人。江虨議可言皇太夫人。

褚裒依鄭玄義

康帝褚皇后父裒。見外戚傳。穆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帝幼沖。太后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衞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案。鄭康成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

永興三年

穆帝何皇后升平元年。立爲皇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桓玄簒位。降爲零陽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

陵。劉裕建義。后還京都。永興三年崩。在位凡四十八年。案。永興當作元興。自穆帝升平元年至安帝元興三年。正四十八年。

興寧二年

哀帝王皇后興寧二年崩。帝紀崩在三年。

太和六年

廢帝海西公庾皇后太和六年崩。帝紀崩在元年。

祥顗同謁晉王

王祥傳。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及入。顗遂拜。祥獨長揖。愚攷此事出漢晉春秋。裴松之注魏紀引之。彼文。祥與何曾、荀顗同謁。何侯卽指曾。此刪去曾名。非也。原其刪去之由。何曾傳。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然則曾之拜。在文帝時已然。故此傳刪去之。祥庸貪小人。名仕魏室。實爲晉臣。乃以不拜自重乎。史家盛誇其孝友名德。此史家妙於立言。范蔚宗傳胡廣、歐陽永叔傳馮道。皆如此矣。以不拜爲高。與高貴鄉公被弒而號泣爲忠。正復一類。昭、炎佯敬之明知如傀儡。相與爲僞而已。祿位之昌。名壽之高。子孫之蕃衍。古今

少比鄙夫例多福無怪志於鄙夫者之多也

鄭沖官從略

鄭沖傳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案沖論語集解正始中所上序稱光祿大夫臣鄭沖今傳但云轉散騎常侍光祿勳不云光祿大夫史文略也

袁粲

何劭傳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云云此又一袁粲非劉宋袁粲

何氏滅亡

何曾傳既言無聲樂嬖幸之好又言其奢豪華侈日食萬錢無下箸處此自相矛盾也若無聲樂嬖幸則曾之奢但爲口腹乎曾本傾險殺曹爽廢齊王皆預其謀又以奢豪爲子孫倡歷世以怵侈聞永嘉之亂何氏滅亡無遺此則天道之可信者王祥特庸鄙貪位苟祿耳惡非曾比持身亦尚約素則其昌後也亦宜新唐姦臣許敬宗傳王福畤美何曾忠而孝此嗜痂之癖

石苞薨年

石苞傳泰始八年薨武帝紀則云泰始九年二月癸巳薨

王佑賈充裴秀

羊祜傳泰始初爲尚書右僕射衞將軍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案王佑乃嶠之父爲楊駿腹心此非前朝名望也疑爲王沈之誤攷王沈傳羊祜、荀勗、賈充、裴秀等皆與沈諮謀賈充傳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則爲沈無疑

蜀賊

陳騫傳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愚謂唐修晉史何必以蜀爲賊此沿襲舊文（中如此甚多今不悉出）芟除未淨（晉書）

陳騫薨年

陳騫以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見本傳帝紀則在太康二年十一月元康乃惠帝年號騫何由至此當從紀

鷓鴣賦

張華作鷓鴣賦見本傳繹其詞有知足知止之義乃周旋邪枉之朝委蛇危疑之地以殺其身可謂能言不能行矣

張華傳附雜事

張華傳末附載雜事數則．識海鳧毛．辨龍肉鮓．蛇蛻爲雉．刻桐爲魚扣石鼓．斗牛紫氣．豐城寶劍．支蔓誕妄．全似小說．無復史裁．然此乃正史也．而宋彭乘墨客揮犀第九卷乃復全鈔以誇博聞．宋人小說筆記．大率皆彭乘之類．有學識者不必看此等書．無益有損．

安平獻王孚傳有闕

安平獻王孚傳．於配饗太廟之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晉書如此甚多．今不能悉出．

汝南王亮

宣五王傳．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淸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案栢夫人生趙王倫之下．卽當云亮及倫別有傳．汝南王亮四字衍．

齊獻王攸傳闕誤

文六王齊獻王攸傳．於配饗太廟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其下云．子冏立別有傳．此六字宜刪．傳末云．三子粲、贊、實．此宜改云．四子粲、冏、贊、實．冏嗣立別有傳．

王沈父子濟惡

王沈以高貴鄉公之謀告司馬氏而弑之．見魏紀及沈本傳．其子浚．當惠帝時．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於

許昌。見浚本傳。可云父子世濟其惡。

荀勖論省官

周官以六卿兼統羣職。兩漢雖承秦制。大改周禮。然尙有條序。惟晉之官制。最爲雜亂無章。荀勖雖小人。其奏請省官。以九寺可幷於尙書。蘭臺宜省付三府。見勖本傳。此奏甚可行。而當時亦未之用。

加大夫人

荀勖之子組傳。進封臨潁縣公。加大夫人世子印綬。案。大夫人未詳。元版加下空一字。亦非。大疑當作太。

敬司徒王導下

荀組之子奕傳。元帝踐位。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案下當作不。句絕。導傳云。元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明帝卽位。導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成帝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元正。導入。帝爲之興。又令其與車入殿。所謂通議應敬者謂此。

馮紞等搆太子齊王

馮紞與賈充、荀顗、荀勖搆害愍懷太子。而紞與勖又讒譖齊獻王攸。武帝之世。姦佞滿朝。開國承家。惟小人是用。宜其再世而亂。不但紞於聲色。無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而已也。顗、彧之子。勖、爽之曾孫。頹其家聲。抑又甚矣。但此諸事散見諸傳中者。語多重出。繁複可厭。凡兩傳同述一事者。宜云詳見某傳可矣。

陳壽、范蔚宗當之。必不如此。

羊祜亦黨賈充

觀賈充傳。充出鎮關中。自以失職憂慮。荀勗既爲畫策留之。而羊祜亦密啓留充。祜一時名德。而黨惡乃爾。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爲方雅。豈眞君子。（以謝安之德量。亦由桓溫進身。晉人尙玄虛名節。掃地矣。）

王渾長子尙

王渾傳。前既云以功封次子尙爲關內侯。末又云。長子尙早亡。次子濟嗣。自相矛盾。

山濤舉嵇紹

山濤掌選舉。嵇康自代。康與書絕交。詆斥難堪。而其後康被刑。謂其子紹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舉紹爲祕書丞。以康之詭激。而濤能始終之。何友誼之篤也。君子哉。

筒巾細布

王戎傳。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版作中。）愚攷筩中布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楊雄蜀都賦曰。筩中黃潤。一端數金。元版作中。是。

龍洲

王衍之弟澄傳。巴蜀流人在荊湘者。屯聚樂鄉。澄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龍洲。（龍當作龍。）

繆坦

郭舒傳高官都護繆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坦、元版作垣。

既葬還職

鄭袤之子默傳武帝時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表之子廙傳武帝時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大約兩漢、魏、晉不行三年喪者甚多然從無不葬而仕者

華嶠漢後書

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奏之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案史通云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十七篇此云三譜序傳目錄似各爲一卷與史通異又存者五十餘卷五字之下注云一作三案史通云晉室東徙十惟一存然則作三十餘卷者是也

黃沙御史

劉頌傳云中正劉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黃字闕武紀云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高光傳云

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長字下注云一作黃作黃是

欒括

李重傳寄欒括於閭伍欒元版作隱

邯鄲醉

重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下一字似醉非醉似辭非辭殊不可解元版直作醉亦可疑此乃人名作醉太怪

二百四十步爲畝

傅玄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說詳予尚書後案皋陶謨

沈菜堰

傅祗傳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菜堰至今兗豫無水患菜字下注云一作萊劉頌傳頌當武帝時疏言事有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終大益如河汴將合沈菜苟善則役不可息菜當作萊

皇甫謐傳無尚書事

孔穎達尚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於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云云又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

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云云。今晉書皇甫謐傳絕無此文。鄭沖傳亦不言。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詳予尚書後辨。謐傳云。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古文尚書惟鄭氏康成所傳者係孔壁眞本。唐人作疏之本幷孔傳。則謐所造託名於孔者。謐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去康成沒十餘年。

文丁殺季歷

束晳傳。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其中與經傳大異。則云。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云云。案竹書紀年。商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帝乙之父也。作文丁不誤。舊本作文王。太謬。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

晉書七

陸機入洛年

陸機傳機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案杜子美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詩云陸機二十作文賦今觀晉書本傳無二十作文賦語子美殆別有據也其後機與雲同被害機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太康終於十年機太康末入洛則年二十九雲二十八矣

機稱三國君臣

機作辨亡論稱魏人曹氏稱劉備爲劉翁文選作劉公此敵國之詞稱孫權爲太祖此必吳人追尊廟號而陳壽權傳竟不載稱吳諸臣皆名惟祖遜父抗稱陸公而三稱張昭爲張公其二文選皆作張昭其一作張公機避晉文帝諱唐人改爲昭其一改之未淨耳觀篇中虎作武民作人作衆則唐諱其云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陸績之下文選有張溫李善注並引吳志文以釋之此脫又云漢王帥巴漢之人報關羽之敗我陸公挫之西陸西陸誤文選作西陵是又云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離斐李

善曰。吳志。魏諸葛誕降。魏人圍之。丁奉與黎斐往解其圍。黎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然則鍾字衍也。又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或曰、選作玄曰。注引太玄作或者誤。

太興府

夏侯湛之弟淳子承傳。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云云。府、元本作未。俱非是。當作末。太興、元帝年號。晉書本紀及陶侃、王隱、虞預諸傳作太興。稽古錄同。通鑑第九十卷作大興。九十一卷作太興。萬斯同歷代紀元彙攷、鍾淵映歷代建元攷作大。陳景雲紀元要略、陳宏謀甲子紀元作太。趙駿烈紀元彙攷忽作太。忽作大。未詳孰是。

籍田賦校誤

潘岳傳。岳作籍田賦。於是乃使甸帥清畿。帥下注。諸本俱作師。周作師是。周字衍。碧色肅其千千。注。一作阡阡。文選作芊芊。是游場染屨游下注。一作坻。文選作坻。注引方言曰。坻、場也。蚍蜉垄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垂髫總髻。作髻方與上戾下襼叶。文選作髮。非是。薄採其芳。芳下注。一作茅。文選作茅。芳與農爲韻。未詳。作茅尤不可通。

閒居賦校誤

潘岳傳。岳仕宦不達。作閒居賦。爲尚書郎廷尉評。文選。評作平。是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府下選有

主字是謂楊駿也此脫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此六句觀李善注可見晉官制彼作一不拜職遷者三是谿子丘黍異粢同歸歸選作機是

八王

晉書列傳卷第二十九分列汝南王亮、楚隱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凡八王其篇首冠以總敍先論歷代封建之利害次及晉事則言諸王相仍搆釁爲身擇利無心憂國遂使外寇陵侮宗廟丘墟向使八王之中有一藩如漢梁孝王武、朱虛侯章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其下文結之云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此言甚精確篇末論贊最貶者倫、穎、顒、越其次亮、瑋又其次冏而於乂稍有恕詞斷制亦平允各傳中敍事雖蔓衍無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於一處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爲一篇又其序次則以事之先後不以輩行之尊卑遠近極得史法之變惟篇首直當題云八王列傳尤覺醒眼乃但標云列傳卷第二十九不用八王爲目則非

君臣

漢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閒隙竊位偸安君臣當作巨君王莽字

公孫宏

汝南王亮傳楚王瑋承賈后旨誣亮與衞瓘有廢惠帝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以兵圍亮此傳不過以公孫宏爲瑋所使瑋傳則以宏與舍人岐盛並薄行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是首謀者發於宏二傳稍不同然瑋傳末則云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蓋使瑋殺亮瓘者賈后也卽以殺亮瓘爲瑋矯詔之罪而殺之者亦賈后也賈后欲專政故殺楊駿亮與駿相惡者也恐駿死而亮得政遂殺亮卽無瑋賈必殺亮而於公孫乎何誅亮死而瑋又難制故不另起鑪竈卽以此爲罪殺之瑋臨死出懷中靑紙詔曰受詔而行今更爲罪是也公孫宏在河陽爲令潘岳所愛見岳傳岳爲楊駿府吏駿之死岳賴宏以免然以宏之傾險而岳昵之其不擇交如此依阿亂朝而比之匪人能無及禍乎

亮謚文成

追復亮爵至廟設軒縣之樂下宜添一句云追謚文成

二萬五千石

汝南王亮之孫祐傳以江夏雲杜益封幷前二萬五千石石當作戶

瑋謚隱

永寧元年追贈瑋爲驃騎將軍下應添一句云追謚曰隱

部曲督

趙王倫傳。孫秀既執機衡。司隸從事游顯奴晉興告顯有異志。秀卽收顯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案。部曲皆有督。督名不一。如上文左衞司馬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右衞司馬督路始、右衞佽飛督閻和。是也。又有帳下督。別見。

侍中軍詔

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軍詔然後受之。案。軍詔當作宣詔。

東宮西宮

倫自爲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倫與孫秀並聽妖邪之說。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案。東宮者相府也。早入西宮者。爲天子也。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宮。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彼東宮皆太子所居。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大約自魏及晉。洛京宮室。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故段灼傳。武帝卽位。灼陳時宜云。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而齊王冏傳亦云。冏起兵討趙王倫。惠帝反正。拜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是也。南史宋武帝紀。帝在晉末。既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改太尉中書監。進太傅。加羽葆鼓吹。及誅劉毅之後。剋期至都。於是輕舟密至。已還東府。其下又云。息人簡役。築東府城。其下又言帝戒嚴北討。姚

泓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諮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齊高帝紀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弒蒼梧王。甲午。帝移鎮東府。丙申。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又前湘州刺史王蘊還至東府。前期見高帝。可知南朝建康。凡宰相之府。亦稱東府。猶沿晉制也。凡宋、齊、梁、陳各紀傳及南史各紀傳中稱東府者。不可枚舉。

赦曰在職者

倫僭卽帝位。大赦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赦曰當作赦日。曰從口上開。日從○中實。俗謬以狹長爲日。闊扁爲曰。故混。

秀往

秀往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往當作住。

齊王問奏

解系傳。系爲趙王倫、孫秀所殺。齊王冏起義。倫、秀誅。冏奏雪張華、裴頠及系等之冤。其詞已見華傳。此重出。

晉少貞臣

潘岳、石崇附賈謐。望塵而拜。不待言矣。而劉琨、陸機亦皆附謐。在二十四友之數。趙王倫之簒。樂廣素號

玄虛。乃奉璽綬勸進。而琨則爲倫所信用。晉少貞臣如此。琨爲段匹磾所拘。作詩以百鍊剛自比。亦難言之矣。但志在克復。爲可嘉耳。

以王導一門爲司馬氏世臣。而桓玄簒位。則導之孫謐爲太保。奉璽册詣玄。封武昌縣開國公。四維絕矣。何以立國。

頓朴

劉琨傳。邊萌頓朴。或改朴爲仆。愚謂頓與鈍同用。漢翟方進傳遲頓不及事是也。然則朴字可不改。

遵人

祖逖傳。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愚謂據漢地理志。遵當作逾。元版亦誤。

陳訓

妖星見豫州之次。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周訪傳有善相者陳訓。卽此人。

黃巾因

邵續傳。續遣子存及文鴦屯濟南黃巾因。因當作固。句絕。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

晉書八

殤王薨以沖繼兆

武十三王傳。城陽懷王景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東海沖王祗。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案。當作懷王薨。復以祗繼兆。

王導傳多溢美

王導傳一篇凡六千餘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實乃並無一事。徒有門閥顯榮。子孫官秩而已。所謂翼戴中興稱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懼婦爲蔡謨所嘲。乃斥之云。吾少遊洛中。何知有蔡克兒。導之所以驕人者。不過以門閥耳。

蘇峻之亂。庾亮所召。非導之由。然導身爲大臣。當任其危。而本傳始言入宮衛帝。衛帝者。欲避賊鋒也。終言賊入。導懼禍。攜二子出奔白石。則不衛帝矣。白石壘乃陶侃所築險固處。故奔此以圖免也。賊平後。乃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反。導言遵養時晦。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皆見侃傳。導之庸鄙無恥甚矣。劉超傳亦言。蘇峻之亂。成帝被幽。超等纏綿朝夕。卒爲峻所殺。而王導出奔。

末一段纔說導不忌庾亮。忽又說導深惡庾亮。東起西倒。毫無定見。晉書之專務多載而不加裁翦。每如此。

導兄敦反。雖非導謀。然敦欲殺溫嶠。私與導書言之。見嶠傳。欲殺周顗。亦商之於導。而導遂成之。見顗傳。導固通敦矣。導孫珣則又桓溫黨也。孰謂王氏爲忠於晉哉。明帝崩。成帝卽位。羣臣進藥。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後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請免官。並見壼傳。導爲正直所羞如此。

陶侃被誣

陶侃乃東晉第一純臣。才德兼備。而爲庾亮所惡。王導亦忌之。卽溫嶠亦不能無嫌。曲加誣衊。有大功而掩其功。無過而增飾以成其過。柰天下自有公論。故作史者不得不言其善。而終以無識。多寓貶詞。且晉書愛博。貪收異說。往往一篇中自相矛盾。前云侃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歸國。後云少夢生翼上天。及都督八州。潛有窺窬之志。不亦刺謬乎。寶應王編修懋竑有論力辨其誣。載白田草堂存稾第四卷。最精確。文多不錄。晉書誣侃。亦見毛寶傳。

許恂

郗鑒之子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恂當作詢。元版亦誤。

合傳不拘忠姦

史家數人傳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執。但當臨時制宜。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合傳。論云。解系等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此史臣自明其忠姦合傳之例也。應詹、甘卓、卞壼、劉超、鍾雅同傳。以諸人或死王敦之難。或死蘇峻之難。事蹟相似也。卓始討陳敏。已懷貳心。及討王敦。則懷貳更甚。豈可與卞壼同論。而合之者。亦猶解系等傳例耳。應詹雖亦討敦。然以善終插入。殊覺不類。此則自亂其例者。或他傳無可附麗。不得已而入此乎。

庾亮傳得失參半

庾亮之庸鄙惡劣。貪忮猜忍。誠無寸善可取。而罪不勝誅矣。傳文依阿平敍。不明斥其非。殊欠直筆。又亮最忌陶侃。篇中略見而未暢。反多敍欲廢王導事。導本不足惜。況亮忌侃甚於導乎。惟論中指摘其啟蘇、祖之亂。是爲實錄。此傳得失參半。外戚傳總敍歷論外戚之誤國。因及西晉爲賈氏所敗。而繼之云。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覆國。豈不哀哉。此段斥亮之罪爲得之。

石頭城

亮有開復中原之謀。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案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

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則在金陵矣必非也頭字衍（蔡謨傳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卽此事）

石硩

桓彝傳彝爲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彝尋出石硩注云硩一作頭元版作硩愚謂此必宣城郡地作石頭者謬作跪亦不類硩字說文卷九下石部無存疑

塗中

桓彝之孫石絞傳桓玄敗石絞走江西塗中塗當作涂涂中卽今滁州

王敦叛

虞潭傳甘卓屯宜陽爲杜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案叛字當作版此時敦猶未叛也

何充薦桓溫

何充傳庾翼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論者以諸庾世在西藩宜依翼所請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年少當此任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乃使溫西愚謂庾氏誠不可任然此外豈無人舉西夏而委之桓溫如虎傅翼成其跋扈晉祚幾傾何充之罪也

幾爲勤學死

蔡謨傳謨渡江見彭蜞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尙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案蔡邕有勸學篇取之大戴禮勸學篇亦見前祖逖之兄納傳作勤者非（祖逖傳中語係王隱以語納者王隱晉書如此甚多）

殷浩傳脫誤

殷浩傳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將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案記室將軍將當作參安西下脫將軍二字

重出王導語

丁潭傳王導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已見前虞潭之兄子駿傳中重出可厭

諸謝相繼卒

孝武帝太元八年破苻堅總統指授者謝安而身在行陣者則安之弟石、兄子玄及安之子琰也晉不競矣賴有此舉爲之一振乃事平之後安卒於十年八月玄卒於十三年正月石卒於十二月而玄年僅四十六尤爲可惜自此晉無人矣桓玄簒位劉裕討玄而晉亡矣

謝萬傳誤

謝萬傳末云萬子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略字衍韶爲之韶當作韻句絕

王羲之傳稱制

王羲之品頗高潔心亦不昧論贊宜論其人晉書唐人重修故稱唐太宗制但推其書法在鍾繇王獻之蕭子雲三人之上非也隸書始於秦西漢有草書行書始見謝安傳而可以草統之隸與草之自秦漢歷魏晉其來已久然皆不甚尊其尊則始於羲之矣此論謂其高於三家者皆謂隸書草書也羲之雖以隸書過譽殺論黃庭經其餘多是草書今傳者不重

蔡豹傳脫衍

蔡豹傳豹戰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郎下脫將字傳末敍豹兄子裔事攷蔡裔爲殷浩之將前已附見於浩傳之末矣當歸併一處於此則但云見殷浩傳

征虜將軍

毛寶之孫璩傳謝安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案當作征虜司馬

語在郊祀志

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案晉書無郊祀志。但有禮志。亦不載彪南郊議。

陳壽等傳

列傳第五十二卷所載陳壽等。皆作史者。虞預傳。著書四十餘卷。著下脫晉字。干寶傳。帝王之迹。莫不必書。必當作有。元版亦誤。習鑿齒傳。慨爾而泣曰。衍曰字。裴、杜之故居。裴當作裴。徐廣傳。轉大司農。仍今著作如故。今當作領。

騫謂

顧和等傳論云。爰在中興。玄風滋扇。骨骾騫謂。蓋亦微矣。騫或改爲蹇。意取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耳。近日東吳顧氏文集有與人書。論謇謂二字所出甚詳。則此似當爲謇謂二字。又見文苑袁宏傳。然說文卷三上言部無謇字。

君弱臣強

魏收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言東晉君弱臣強。不相羈制。以今攷之猶信。觀孔愉之從子坦傳。成帝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將納后。因王彬喪停。殷仲堪傳。孝武帝問仲堪患耳聰者爲誰。流涕而起曰。進退惟谷。誠可一笑。君前不名父。未聞於經。乃見於史。君之於臣。若是隆乎。

劉毅等三人論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三人同傳。三人本與劉裕同起兵討桓玄者也。玄既敗而裕志乃在篡晉。故毅與長民皆相繼爲其所滅。兩人之所不及無忌者。以無忌率兵禦海賊盧循、徐道覆爲所殺。尤爲得死所耳。論中褒揚無忌可也。痛抑毅與長民謂其有取禍之道。則非。

陽郡

諸葛長民傳。琅邪陽郡人。當作陽都。

王謝世家

韓昌箕王謝世家三十卷。漫爾采摭。無當史學。惟其凡例云。王氏琅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分二派。今攷元沖武子而下。原係琅琊正傳。故祖文舒而爲太原正派。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琅琊支系稍別。故爲支派。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則爲別派。此似精核矣。但其下又云。此皆案籍而疏。原非確見。卽爲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世譜在耳。又云。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再從祖孫兄弟。儘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爲標出。以便詳覈。卷首臚列同名者。或四人同名。或三人同名。或二人同名。共五十四人。俱王氏。其謝氏同名者惟二人耳。此兩事俟再攷。